



新学期开学前夕,国家卫计委、教育部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建立学校艾滋病疫情通报制度。紧接着,两部委的相关机构又联合启动了高校艾滋病防控工作试点。

矛头指向的是艾滋病,然而,在业内专家看来,防艾的源头还是要从抓好大中小学生的性教育入手。事实上,性教育的式微在我国由来已久,虽然近年来教育部门也在努力将性教育引入正轨,但推行力度还不强硬,问题仍比较突出,个中原因耐人寻味。

校园防艾形势严峻

就在今年上半年,卫计委也曾表示,要配合教育部门将艾滋病防治知识纳入教学内容。特别是要将正确的性知识、良好的性保护能力教育科学地传授给学生。

2008年我国报告的所有艾滋感染者和病人数为5.6万人,2014年则上升到了10.4万,增长了不到1倍。但是,同期高校学生艾滋感染者和病人数量却翻了近4倍。我国青年学生艾滋病疫情上升明显,尤其是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的高校,早已不再是艾滋病防控的净土。有临床调查显示,每年新报告的艾滋病总人数中,不当或缺乏科学保护措施的性行为占了50%以上。

早在2011年,教育部与原卫生部就曾联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到2015年100%的普通中学、中等职业学校、高等学校要开展艾滋病知识教育宣传,让90%以上学生掌握艾滋病防治知识。然而,很多学校的防艾教育只停留在口号或一年一度的宣传日活动的表面上。大学生防艾知识的欠缺,特别是基本的性知识、性保健、性安全、性道德教育的缺失,正成为阻碍他们健康成长的一大杀手。

医学生也缺性知识

刚过去的这个暑假,上海交大医学院12级临床医学5年制的王天勤和3个同学一起完成了一项有关上海大学生性观念的调查,但结果却令王天勤有些意外。他说:“我们调查的侧重点在于,不同性别、专业的大学生,是否会有性观念差异以及性知识掌握程度的差异。样本中医学专业与非医学专业大约各占一半,本来我们都以为医学生的学生在性知识的掌握程度上应该比非医学专业的学生要好,可是没想到,除了个别相关疾病外,竟然几乎没有差别。”

其实,小王的“意外”并不意外,早在2006年,上海交大医学院外科学教授、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仁济临床医学院生殖医学健康教育教研室主任陈斌领衔一项计生委课题调研,对本市14所高校5422名大学生就“生殖健康知识需求、性态度及性行为、色情读物/影片接触情况以及性卫生/性传播疾病知识”等内容进行调查,结果发现,医学生在性卫生、性病等方面的问题回答正确率高于非医学生,但在性态度、性经历、性卫生习惯等方面的健康知识掌握程度并没有高于甚至差于非医学生。调查中的一些结果令陈斌大吃一惊,例如,能准确指出《性病防治管理办法》中所规定的需重点预防的几类疾病的学生仅到4%,明确表示不接受婚前性行为的学生仅有18.2%。陈教授说:“随着时代进步,青少年性萌芽期进一步提前,他们的性与生殖健康问题显得越发重要,但需求和实际素质并不匹配。”

长年坚持开展青少年性教育研究与探索的洋泾中学心理教师徐琳说,互联网让青少年无时无刻不受到各类性信息的轰炸。由于网络信息良莠不齐,不少孩子难以辨别真假好坏,导致一些孩子由于缺少正确引导而迷失方向。比如,网络上流行的“艳照门”等明星事件,都极大地影响着青少年的性价值观的确立。徐老师曾在课堂上做过相关调查,如果没有对青少年开展正确的性道德观教育,有些学生甚至会把这些明星的错误行为作为自身的榜样。因此,在互联网如此开放的时代,性教育就不仅仅在于在正确传授性知识,还要教会孩子如何正确认识大众传媒中的各种性观念,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性道德观,以抵御外界的诱惑。

“性素质”需从小抓起

“实际上,这些年大学生的性观念和性知识掌握度已经发生了变化。”仁济医院生殖医学健康教育教研室最近正在进行一项纵向研究,通过8年积累的数据来观察青年学生群体的相关变化。

教研室成员王鸿翔给出一组2005年和2013年的对比数据,在“是否接受婚前性行为”一项中,2005年有36.3%的学生可以接受,到2013年这一数字上升到了63.8%;“有过性行为”的学生2013年比2005年增加了近9个百分点。学生们在掌握避孕、性卫生等方面略有进步,但能够正确使用避孕套的学生比例这些年变化不大,仍然只有不到20%。从数据来看,尽管大学生的“性素质”有所提高,但仍有很大空间需要提升。

不仅是大学生,正处于青春发育期的青少年的性知识多处于懵懂状态,有的一知半解,有的茫然无知,还有的被不科学的性知识所误导。据一项对虹口、普陀、徐汇、金山等4个区共计6623名青少年的调查显示,在接受调查的初中生、高中生、中专职校生中,自报有过性行为者的比例各占0.97%、2.4%和7.3%,首次性行为的平均年龄分别为14.5岁、15.4岁和15.9岁。专家认为,本市中学阶段学生首次性行为的平均年龄较之前有所提前。6名自报曾经有过性行为的初中生中,只有半数自报每次性行为时都使用安全套;自报发生过性行为的159名高中生、中专职校生中,自报每次都使用安全套的比例不足20%。而大学生自报性行为的发生率为4.9%,每次使用安全套的比例为48.8%。

性开放极易酿苦果

据上海市中职心理健康教育专业委员会开展的本市中职学生主要心理问题分析报告显示,有50.5%的中职生同意“谈到或者想到性,不感觉到羞耻”,22.2%的中职生同意“在中职年龄阶段只要双方愿意就可以发生性行为”,27.9%的中职生同意“对性方面的事情一点也不感兴趣”,23%的中职生对自己的性别不认同,不同意“如果可以重新选择,我还会选择现在的性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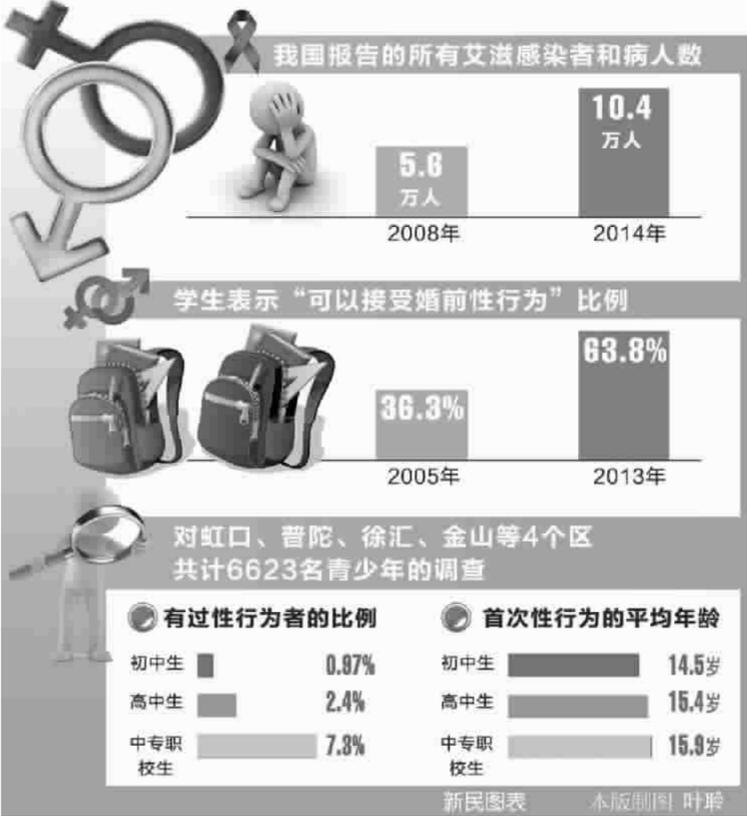
调查发现,近七成中职生认为自己具有性别特质,近一成的中职生因常常得不到异性的关注而感到焦虑。

在与异性交往中,有60.2%的中职生同意“知道如何拒绝他(或她)提出的性要求”,然而,尚有23.5%的中职生不同意“知道如何避孕”。显然,在中职生性意识较为开放的情况下,一旦发生性行为,极易酿成苦果。还有9.9%的中职生同意“周围的人都在谈恋爱,我不谈就没面子”,显然,这些中职生缺乏正确的恋爱观,在异性交往中往往会给双方带来伤害。

为了弥补中职生青春期教育特别是性教育的缺失,从去年起,中职心理健康教育专业委员会开始在全市推广一本供各校选用的教材《中职生青春期心理健康自助手册》,这也是国内首本中职生心理健康教材,内容就包括了性生理、性心理的相关知识。教材主编颜苏勤老师说,中职生年龄一般15岁到18岁,正值青春期,生理或心理逐步走向成熟,因此,性教育的内容不能仅限于青春生理知识的介绍、避孕节育知识和性病、艾滋病预防知识的学习,更要重视学生异性交往的交流、情感的辅导,培养与锻炼中职生有效的沟通能力,拒绝不良诱惑的技能、权衡利弊作出理性负责抉择的技能,要学会爱和负责。

本报记者 王蔚 易蓉

本市中学阶段学生 懂“爱”不懂“艾”



家长不要忌讳讲避孕知识 人格教育能更好地帮孩子控制自身性冲动

“照理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也是最亲近的人,履行着监护人的职责,因此,家长理应承担起孩子性教育的首要责任。但问题是,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谈性色变’在中国家庭里还很普遍,性教育在家庭教育中的缺失尤为明显。”洋泾中学心理教师徐琳对青春期教育包括高中生的性教育进行了多年的实践和研究,她说,性教育的最大特点就是个性差异显著,不像其他学科那样可以统一教学,因为青少年的心理状况、生理发育程度、性心理的体验等,都是有很大差别的,特别需要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所以特别需要家长的配合和家庭的努力。

徐老师在校内进行了一次调查,结果发现家长本身对性知识的了解以及对性教育的认识程度并不乐观。“有家长对手淫问题的态度”为例,表示不知道有没有影响的占21.9%,认为没影响的占11.7%。再以“家长对艾滋病的了解程度”为例,近四成家长不能准确说出艾滋病的传播途径,有三分之一的家长对艾滋病等相关的性病知识了解较少,很难给予孩子这方面的正确引导。

徐老师还说“家长对孩子发生亲密性行为,对于孩子一些亲密接触如接吻、抚摸和性交行为持“认可”的家长,总数也已达二成,如此开放的观念,如果没有科学的性知识和性道德的约束,就可能造成更为糟糕的局面。



首次性行为平均年龄提前令人担忧—— 青少年性知识怎么教?

无论从当下较为严峻的防控艾滋病形势出发,还是教育广大青少年学生树立良好的性观念、性道德的迫切性来看,都既任重道远又时不我待。然而,在开始性教育过程中遭遇的种种困惑与矛盾,也使得这项工作往往陷入瓶颈。

陈斌教授介绍说,早在上世纪90年代,国内部分高校和中学就开展了生殖健康课程,但鉴于保守的社会思想,当时的课程多以学生自修形式开展,且课本内容浅淡,并没有真正回答学生想了解的内容。“这种半遮半掩的教学方式,使得学生更为好奇,只能借助网络等其他途径了解。但这样一来,真假难辨,反而无法真正提高我国青少年的生殖健康水平。”

专业教师人才缺乏

从2007年开始,陈斌就为高年级医学生开讲生殖健康的课程,2008年课程被纳入上海交大核心通识课体系,面向全校本科生选修。刚开始叫《生殖健康》,只有十几个学生,“不知道这讲什么”“以为开给女生的”“害羞不好意思选”等误会让陈斌感慨“既然要讲就大胆讲”。于是课程更名《性与健康》,来选修的学生越来越多,最热烈的时候一学期有5000多学生抢课,然而由于师

资等诸多原因课程只能容纳60人。

陈斌说,2011年教育部印发《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教学基本要求》,明确要求各大高校开设“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公共必修课程,覆盖全体学生,其中就包括“性心理及恋爱心理”。但实际上,由于观念、师资等种种原因,真正开设课程的高校并不多,即便开展,授课老师有意无意地“忽略”敏感内容,加上形式陈旧、教材生硬乏味无法吸引学生。虽然在上海交大及上海交大医学院教务处、仁济临床医学院等的支持下,该课程深入建设并评为上海市重点建设课程,然而,将有质量、学生喜爱的性教育模式推广谈何容易。尽管每学期都有很多学生来旁听,但学生喜爱的互动方式也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课堂人数,扩容困难。此外,每学期陈斌和其他授课老师要完成《性与健康》至少52个学时,每学期还在仁济开设15学时的选修课。每周需要远赴闵行东川路上海交大,没有自驾车的老师来回最少需要3个小时,课时费又实在微薄不说,作为课程主要主讲团队的专业医学人才的匮乏也限制了教师队伍的扩充。

打破性医学的困境

今年下半年,陈斌教学团队将在上海交大医学院-加拿大渥太华医学院联合学院引进北美医学教育框架,专门以性医学独立板块给医学生讲授包括一般两性生理、性功能障碍的诊治以及如

上课形式陈旧 教材生硬乏味 老师半遮半掩 学生能学到啥?

何与患者谈性话题、通过行为治疗模式改善患者性功能等技能培训的相关内容。这将打破上海医学教育性医学缺失的现状。即便近两年陈教授参与了一些专业教材的编撰,但纵观国内性医学发展现状却并不乐观,他说:“性医学教育在国外非常重要且专业,就连慕课都讨论到很深的基因层面。而国内多数医学院校似乎都集体有意无意地‘忽视’这方面的专业知识教育。可临床上不能避免与患者沟通关于性的话题,有些医生甚至直接跳过这部分问题,也导致不少患者很难寻到有该专业特长的医院和医生。”

社会观念无形束缚

另一方面,社会观念依旧是性教育教学发展无形的约束。陈斌也考虑过是否将《性与健康》搬上网络,制作慕课,让更多学生通过互联网学习掌握知识。几年前北师大附中一位生物老师风趣的性教育讲座视频被学生传上网之后引发的各种社会舆论褒贬不一,类似的压力也会令主讲教师望而却步。“我真的希望更多有识之士能加入到我们的教学团队中,一起为我国学校中开展性教育出力。”陈教授说。

“开展性教育课最难的一关可能不在学生而在于教师。”洋泾中学心理教师徐琳也坦言,不少教师一提起性教育课,第一反应就是怎么上,那些难以启口的术语,如手淫、阴茎、性交等,在广大公众之下进行讨论,是我们的传统观念所不能

男生女生,学校教你两性差异

【校园调查】

幼儿园 男生女生大不同

调查学校

普陀区天山新村幼儿园

小班 结合宝宝宝主题活动:我爱我家自己活动。关注点是知道男孩女孩的不同之处,上厕所要分厕,学会保护自己。

中大班 结合主题活动“我在妈妈肚子里”和“身体的秘密”;保护我自己。关注点是形象地了解一些关于性教育的启蒙知识,科学认识自己的身体,知道这些隐私部位的重要性,并有保护自己隐私部位的意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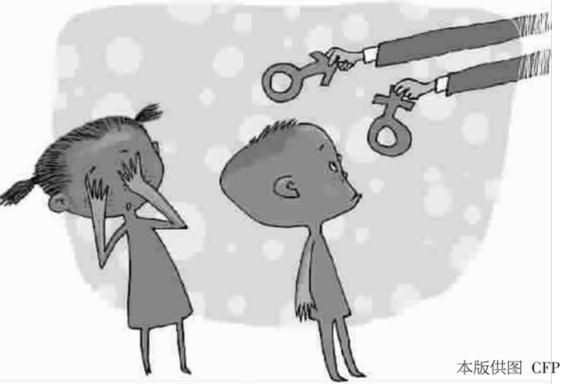
实施途径 以绘本为载体承载幼儿性教育的内容,幼儿容易接受,幼儿通过观察图画可以获得相关知识,而教师对文字的讲解可以丰富幼儿的性知识。在开展绘本活动的时候,很自然让幼儿认识到隐私的身体器官,有利于幼儿树立正确的性观念。

小学 知道保护自己隐私

调查学校

上海理工大学附属小学

学校将生命教育、性别教育融合为小学生提供启蒙课程。2011年,学



本版供图 CFP

初中 传授青春期知识

调查学校

宝山区交华中学

开展经常性的青春期辅导讲座。内容包括青春期有什么特征、青春期的生理卫生尤其是女生的经



接受的,再加上早恋问题处理不当,还会引起相当的愤慨。因此,这类课程的开设过去往往是让学生看些录像或以自读的方式草草了事,起不到真正的实际效果。教师自然大方的授课态度很关键,同时不再以居高临下的身份,武断地来处理情感问题,而是尊重平等地对待青春期的孩子们,也能拉近师生距离。

本报记者 王蔚 易蓉

期卫生知识、青春期的心理特点等。在讲授青春期异性交往原则时,重点帮助学生们分析男孩喜欢的女孩特点是什么;男孩不喜欢女孩的特点是什么;男生女生交往的原则是什么;以及男生女生交往的分寸;不过分拘束,不过分亲昵,不过分冷漠,不过分随便;男生女生交往的度:不要聊我我,不要只专注一个异性,不要单独地,偷偷地约会。

高中 了解异性如何交往

调查学校

浦东新区洋泾中学

在心理课里融入性教育内容。采用目前国际上较为流行的PLA(Participatory Learning and Action参与式学习与行动)教学方式。师生们畅所欲言,在彼此的互动中产生了心灵的碰撞。比如,教师用简易的图形和手势帮助男女生共同了解避孕知识和流产后果。课堂上,教师还让高中生通过绘画的方式表达自己对爱情的观念。又比如,在上《艾滋病的预防》这一课时,教师通过卡片排序法,让学生根据自己原有的经验给不同身份的人进行排序,看看哪些人是高危人群。

本报记者 王蔚 易蓉